

世界上有三種人我盡量避免跟他們爭辯，因為理性從來不是他們承認的合法武器，他們也沒有體育精神，詞窮理絀時無路可逃，不會誠意地說：你有道理，從今天起我放棄自己的看法，知行合一……。這三種人就是「國粹佬」、「神佬」、女孩子。

GRACE：

沒有。

我沒有震驚，沒有憤怒，甚至沒有可憐、歎息，像你說你們一樣。這並不是因為年紀大了，情感隨着骨頭硬化，隨着神經麻木。我對這件事關心不比你們少，雖然彼此的動機焦點都不同。如果我要可憐，我要歎息，對象只是你們：上演了所謂悲劇，仍然不肯或不能看清楚事實真相的人。看在我們十多年交情上，請恕我率直，率直，AMONG OTHER THINGS，究竟是年青人的特權。你的震驚，像其他對我說「有七可能攪成咁嘅」的人一樣，令我反胃。正如黎巴嫩那個記者的反應：「我們一直不是在集體自殺麼？有啥稀奇？」不過我認爲你們更無知（或虛偽），因爲你們在一百步笑五十步。

GRACE，聽聽我說，即使這是最後一次：別再繼續騙自己、騙別人了，人民教（THE PEOPLES TEMPLE）絕不是魔鬼冒充神來帶領不幸的人走向滅亡的例子，正如你們（從前的「我們」）的教會不是神帶領幸運的選民走向永生的例子。你說得對，耶穌也說得對，看它結什麼果實，自然可以知道是什麼樹。我和教會打交道的日子不會比你們任何一個少，我INVEST下去的誠意、青春、愛情也不會比你們少（一個人願意放棄自己的一生、一切，完全投入，還可以再要求他什麼呢？），所以我自問有條件說以下那一番話，即使從此不再收到你們的音訊。你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謝天謝地，周兆祥及時逃出了精神上的瓊斯邨（JONESTOWN）。靈魂比肉體重要萬千倍，你們當然相信；那麼，九百多個肉體的失落算是什麼呢？

多年來，我沒有停止過思索我們的信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人是如何加入做了選民的呢？你唸社會學，又修過心理學，當然比誰都看得清楚。在慕道的人堆裏，滿是爲追尋生命意義、不甘心胡胡塗塗過一世的

人，滿是找尋理想、摯願超脫自己的人，滿是不滿足人間社會的混亂醜陋無聊墮落，急需要尋覓秩序美善的人，滿是不得志、徬徨、悲觀、失敗、失去自信的人。你也深深明白我們LOVE-BOMBING的威力：一旦踏進了這個圈子，他們立即嘗到畢生未有過的經驗：從來沒有這麼多人這樣熱誠地關懷他們、重視他們、同情他們、隨時幫助他們，表示願意跟他們做朋友，給他們所有需要的指導。於是一夜之間，世界變了——因爲他們有了一個安全溫暖秩序井然的角落，一切有人分担、有人保護、有人指引，自尊心得以重建，失落感不再困擾，還解決了生命的最大困擾：人生有了目的，有了意義——只要繼續信大眾的信念，做大眾的做法，交出了自己，什麼也不用耽心了。每個星期、每天早午晚重複又重複這些規律化的信念和做法。一旦決了志堅信，他們的自尊心和安全需要和情性和群眾的有形無形壓力都不容許他們反悔甚至懷疑。於是越迷越深，大家一邊抓緊所有機會去證道，爭相表現狂熱，一邊隨時準備好爲了「道」而獻出一切：前途、家庭、愛情、財產、生命！等待末日來到，切望死而復生。原來人就是這樣「得救」的：聖母軍、團契、人民教、CHILDREN OF GOD、MASON FAMILY、紅衛兵、神風特警隊、納粹黨……。

不，且別忙匆匆割席，把「正統宗教」和你所謂的邪派、異端、政治劃開楚河漢界，除非你願意繼續盲從爲善下去。撫心自問，你真正相信「我們」的「真」教會和其他所謂邪惡組織在本質方面果然涇渭分明嗎？肯用心讀歷史的人，當然不會加入基督團契或納粹黨，因爲他們知道太陽之下沒有新鮮事。有勇氣面對現實、面對自己的人，不會容許一個極權的父（叫做瓊斯也好、列寧也好、耶和華也好）肆意立法，替他們把錯綜複雜多層面的世界縮簡成爲單層面美妙容易理解的方程式，吹噓一個完全脫離現實、一

定要棄絕自己依附領袖才可以到達的烏托邦，好靜靜躲進去放棄了解世事、放棄判斷、放棄應負的責任、放棄自己解決問題、放棄生活；他們更不容易受人蒙騙，甘心受洗腦、羞辱、主宰，做別人的工具和奴隸，獻出自由（和它帶來的責任），把服侍救世主當作人生首要的目標；他們無須和世界對立，害怕世界逼害，無須不容忍異己（告訴我：人類那種戰爭比宗教戰爭更荒謬更殘酷？那種歧視比離職神父修女所受到的更荒謬更殘酷？）。瓊斯邨事件之後，梵蒂岡喉舌「羅馬觀察報」此地無銀三百兩：「CHRISTIANITY IS A RELIGION OF LIFE, NOT OF DEATH」，好不要臉——或者可悲的事實是：這個世界上分得出「生」和「死」的差別者比我想象中更少。不用說，造物主的又一錯誤設計是人的眼只看到表面，否則怎樣解釋人人都說911具屍比億萬靈魂的屠殺恐怖？誰再對我說圭亞那森林的一幕殘酷，我只好把他看做無知可憐的偽善者或是心懷鬼胎的陰謀家。

如果這又一齣鬧劇對我有意義，只因爲它令我再掛念散在各地的你們，懷念大家在一起陶醉過的日子。

GRACE，你們到今日還覺得我不辭而別，欠下大家一個解釋。我並非懦弱害怕被公審，多年來不肯坐下來詳談，只因爲覺得你們毫無誠意，像輸了牌賴賬的賭徒一樣。世界上有三種人我盡量避免跟他們爭辯，因爲理性從來不是他們承認的合法武器，他們也沒有體育精神，詞窮理絀時無路可逃，不會誠意地說：你有道理，從今天起我放棄自己的看法，知行合一，反而搬出「我就是信，夠啦！信仰是主觀又個人的事」做護身符。這三種人就是「國粹佬」、「神佬」、女孩子。下次你們有勇氣說：「我們再討論宗教的問題，你輸了，重歸主棧，我輸了，棄絕主兼脫離教會」，那時周兆祥再奉陪。九年前那一天，經過年年月月痛苦莫名的SOUL-SEARCHING，我終於完全承認了沒有人能夠同時做真正的中國人又做真正的基督徒（除非你假裝不知道中國傳統思想從來無法接受上天和人有主僕關係這回事）

，承認了沒有人能夠做真正的人又做真正的基督徒（除非你私自低貶「人」的定義和地位到搖尾乞憐的狗那個層次），承認了教會不可能是神和人的媒介（除非你仍然堅持說神喜歡或疏忽揀選了躲在厚地毯的冷氣辦公室內滿身銅臭與統治者勾結的傢伙做救世主代表，不肯正視教會千百年來不仁不義的血腥紀錄），承認了「聖經」不可能是神昭示世人的媒介（除非你肯滿足於這樣低能語無倫次的神，也不介意祂容許五千種「聖經」譯本各犯五千種不同的翻譯錯誤），我知道

這已經夠了，便站起來大踏步走，頭也不回，從此沒有悔過。這不用說是個不能再沈重的打擊，正如每一位還俗的神父修女體驗到的：渡過那個關頭之際，快樂就是痛苦、光榮就是恥辱、勇氣就是懦弱，勝利就是失敗；所有的 VALUES 要重新調整，所有和自己的關係要重新適應。但更難抵受的更是這次失戀帶來的震驚和痛苦，尤其是對獻出了一切、負托終生的人來說，忽然覺悟到原來一直受着對方欺騙，對方種種美麗的許諾完全是鬼話夢話，發覺多年來沾沾自喜的那種心靈恬靜，竟不過是退轉 (REGRESS) 式地逃避生活的焦慮，所謂喜樂不過是自我催眠式的雲頂遐思加上廁身群體的安全感，所謂自由不過是放棄判斷和抉擇逃避責任，那時失望、悲哀、迷惘、內疚之情四方八面襲來，把你擊得片片碎，而你還要拿出天大的勇氣去承認：我找錯了。

或者你至少高興聽到我說，你們說得對，離開主後的生命是徬徨又痛苦的，甚至比你們描述的「可怕」。是呀，分別就在這裏：從前你坐在雙層巴士樓上前排右邊第一行，手舞足蹈作狀扭扭踏油門打燈響號，煞人有介事地在想象自己正在駕駛這輛大巴士，可是你沒有焦慮或緊張，因為你知道這一切是預習的玩意、是假的，生命在這個世上是假的，一切有全能的主在統理，一切有祂負責，真正的存在還沒有開始。離開了主後之後，情形剛好相反，你忽然發覺原來自己一直在「打真軍」，一切是真的，你的短短幾十年（或更少）就是僅有的一切，你知道自己完全是偶然的產物，活在荒謬和無知裏，最重要的問題（我從那裏來、到那裏去？為什麼活在世上）是真正的問題；更要命的是：是你，不是別人，在控制着這輛大巴士的命運，你要把它左穿右插閃避四方八面的危機，一不留神就完蛋——真正的完蛋。你只對自己負責，沒有父親聽你撒嬌、替你「出頭」、給你萬應靈符，或者許諾給你任何事情。從那時開始，你無須再逃避自由，要自己判斷一切、經歷一切、肩負一切，不再期待末日和重生。你日日夜夜給死亡困擾，活在 UNCERTAINTY 的陰影裏。可是，你褪下了幼稚的舊皮，變成了成熟的人，腳踏實地、戰戰兢兢，真正在活着，清楚知道做人是在極有限的條件下暫時存在，安心接受不按照任何教條而安排的現實；知道若是不想背着失敗者的名死亡消失在宇宙間，就只好時時刻刻掙扎，尋求超越。一次又一次，你在日間做工時、在晚上睡夢中，會猛然醒覺；不久自己快將不再存在，永遠不再存在，宇宙再沒有了自己！你驚惶得顫抖出冷汗，想呼天搶地去抗議，但你也知道沒有人許諾過你什麼，你完全沒有辦法證明即使這一

刻有理由活着。在痛苦裏，你真真正正品嘗生命，知道每一刻的可貴，感覺到活着頂天立地做人的 ECSTASY 和驕傲，即使不過一瞬，然後歸於無有——而不是依賴的、附庸的、虛假的所謂永恒。

好了，該說完了。九年來第一次證道，但請相信我，在教堂誦經和主持日學多年，從未沒有這樣真誠、自然、不 SELF-CONSCIOUS。你聽不入耳之餘，也可否代轉給從前的手足，至少讓我覺得自己有個交代。當然，過來人都會十分明白，在大雪紛飛的多倫多和荒野偏僻的 CALGARY 人，團契肯定是無根的情緒孤兒極有價值的取暖工具，一起造夢還是美麗又不可少的避免自殺或瘋狂的方法。正如瓊斯牧師 (JIM JONES) 的十九歲兒子說：「MY FATHER WAS A VERY FRIGHTENED MAN」。

也別耽心，GRACE，以上這番話，下次碰到主教的時候我不會拿來把他老人家悶死。

祈
主佑

周兆祥
二十、一、七八

